



內則第二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孔氏曰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王氏曰后王謂天子也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實天子之冢宰爾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鄭氏曰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澄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眾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

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

燧燧音管籥籥音管所所音切櫛櫛音切笄笄音切總總音切拂拂音切髦髦音切冠冠音切纓纓音切端端音切鞞鞞音切紳紳音切搢搢音切木木音切

燧燧音管籥籥音管所所音切櫛櫛音切笄笄音切總總音切拂拂音切髦髦音切冠冠音切纓纓音切端端音切鞞鞞音切紳紳音切搢搢音切木木音切

薦笏音忽紛世芳文切恍始銳切齠許規切燧音遂

鄭氏曰咸皆也縱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

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綏纓之飾也端玄

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擗者使笏

也紛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礪

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漑謂漑口此據年稍長者

行滕綦屨繫也孔氏曰盥謂洗手漑謂漑口此據年稍長者

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鄭云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

而結之盧云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笏謂安髻之笏以

縱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笏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

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綏謂結纓領下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

散而下垂謂之綏也紳笏之制備於王藻此記所陳皆依事

先後擗訖加縱綏也紳笏之制備於王藻此記所陳皆依事

後服玄端著鞞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塊音決遺時紛世芳文切恍始銳切齠許規切燧音遂

鄭氏曰咸皆也縱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

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綏纓之飾也端玄

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擗者使笏

也紛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礪

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漑謂漑口此據年稍長者

行滕綦屨繫也孔氏曰盥謂洗手漑謂漑口此據年稍長者

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鄭云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

而結之盧云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笏謂安髻之笏以

縱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笏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

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綏謂結纓領下以固髻總者裂練繒為

散而下垂謂之綏也紳笏之制備於王藻此記所陳皆依事

先後擗訖加縱綏也紳笏之制備於王藻此記所陳皆依事

後服玄端著鞞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

刀礪小齠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表大齠木燧衿纓綦屨續

曠繫步干切袞陳乙切衿其鳩切

鄭氏曰笏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為箴

管線續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孔氏曰女子吉

笏尺二寸袞刺也以針刺表而為繫囊故云繫袞餘物皆不

言施獨於箴管線續之下而言施繫袞明為四物而施矣婦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擗繼笏總衣紳左佩紛恍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佩也佩德佩無事

二弁之簪矣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
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
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
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
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醢酒醴
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菹苴粉榆兔
蕘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燠於六切苛音

何寢以想切搔素刀切少去聲奉芳勇切長知兩切溫音愠饘
之然切醢羊支切蕡扶云切秫音述飴羊支切苴音謹苴音完
粉扶文切榆音踰免音問蕘苦老切滫思酒切瀡音隨膏之古報切
鄭氏曰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
也槃承盥水者巾以悅手溫籍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醢粥也

芼菜也蕘乾也秦人澆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后退者敬
生者蕘也蕘也秦人澆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后退者敬
也孔子曰藉承玉然醢是薄粥也為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為
羹也三牲皆用苴牛藿羊苦豕薇也蕘相和滫之令柔以
和甘飲食用苴用苴粉榆及新生乾蕘相和滫之令柔以
疑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劉
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煖寒候其冷煖失節
也疾痛苛癢者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
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
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宜也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所欲
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庶其親喜而不
之厭也方氏曰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
父母舅姑之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
養之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自下氣怡聲而下養志也自
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自下氣怡聲而下養志也自
醴醢酒醴而下養口體也登曰疾痛苛癢則搔之
而有痛處苛而有養處痛則抑之癢則搔之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

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冠去聲朝音朝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小使也味爽而朝後成人也臭香物也孔氏曰臭謂芬芳使氏曰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朱子曰注言佩形容臭為迫尊者蓋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

從其事斂上聲簟徒點切灑所買切又所賣切埽素報切

孔氏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及僕隸等鄭氏曰斂枕也必斂枕簟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室堂及庭自內及外也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下內男服事于外之類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蚤音早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方氏曰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養之不可以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

從其事曰入而夕慈以旨甘

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免農也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伸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趣于職曰入以夕其親遂視晚養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

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禡之鄉去聲社而審切長

知兩切少詩照切縣音
玄篋口協切獨音獨

孔氏曰早且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
此所臥在下之席與上觀身之篋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
所臥之枕篋既親身恐其穢汗故以獨韜藏之席則否鄭氏
曰將往謂更臥處獨韜也須臥乃敷之劉韜氏曰坐臥所以安
老而席為之主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請欲何趾羣子婦
不敢專必讓於長者御者舉几斂席篋衾枕謂賤者尸羣子婦
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食篋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敦牟

卮匪餽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敦音對牟木侯切
卮音支餽音俊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整卮酒漿器敦牟柔稷器餽乃用
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餽乃食之孔氏曰衾篋席枕几侍
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向它處杖履是尊者服
御之重彌須祇敬之勿敢偏近敦杯孟也整士釜也木為
器象士釜之形卮酒器也盛水漿此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
婦不得輒用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所恒飲

食之饌非因餽
時莫敢飲食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没母存冢子御食

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鄭氏曰子婦佐餽婦皆與夫餽也既食恒餽每食餽而盡之
未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餽其婦
猶皆餽也孔氏曰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餽者食必須
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
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眾弟婦也如初者如上下父母
在子婦佐餽之禮無父故冢子侍母而食冢婦既不得侍食
猶皆餽也陸氏曰羣子婦佐餽不言冢婦冢婦不預也蓋舅
没則姑老冢婦代政矣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
父母食之
孺子餽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養

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藝衣衾不見裏父母唾

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

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醜足垢燂

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應去聲唯云癸切齊側皆切歲

愛切欠丘歛切跋彼義切睇大計切唾土臥切澣吐細切今音

夷但音但裼思歷切擻居衛切八熟音胥見賢遍切漱素侯切

戶管切燂詳蕙切潘芳燂切綴音貞劣貞

鄭氏曰慎齊齊莊也睇傾視也衾不見裏為其可穢父母唾洩

不見輒刷去之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澄曰猶解也潘米瀾

也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澄曰猶解也潘米瀾

呼之或問之也乎之則應其應也禮皆如此也澄曰猶解也潘米瀾

敬而不敢慢唯在應下者也禮皆如此也澄曰猶解也潘米瀾

敬也或進而趨尊者之前也禮皆如此也澄曰猶解也潘米瀾

周迴而旋轉容貌皆謹慎一而不肆齊一而不二於堂或升階

或降階於室或出戶或入戶舉手為容曰揖舉足行步曰遊

當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下文微意等類不恭之事中虛氣逆

而微有聲曰噦中實氣滿而大有聲曰噦肺受邪而加衣雖

噦不敢於親之前而伸體倚膝視則貌為不恭唾鼻液則噦

噦咳則聲為不恭欠伸體倚膝視則貌為不恭唾鼻液則噦

俱為不恭故每不敢為也寒燠則問之體之奇廢則搔之而已

雖寒不敢襲雖養不敢搔父母之唾洩則不見而已則不敢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

其幹衣濯冠也此款幹對文為例爾散則通也曲禮云諸母

亦不敢暑母褰裳若非故事雖勞亦不敢袒若非淺也衣裳卑

不款裳是裳亦款也詩周南箋云

幹謂濯之爾是幹亦不用足也

其幹衣濯冠也此款幹對文為例爾散則通也曲禮云諸母

亦不敢暑母褰裳若非故事雖勞亦不敢袒若非淺也衣裳卑

不款裳是裳亦款也詩周南箋云

幹謂濯之爾是幹亦不用足也

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

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飲於馮切食音嗣者市志切

方氏曰惟孝故能於命勿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急勿逆則順受也勿急則勤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姑使之而後復之則順受勤行可知矣
而後復之則順受勤行可知矣
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應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未能盡愛敬之理惟當順而不逆或不堪其勞惟當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以已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己其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
曰尊者以飲食與已已雖不欲必且嘗之待尊者後命已而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以已已雖不欲必且嘗之待尊者後命已而截去之尊者加以已已雖不欲必且嘗之待尊者後命已
既嚮成不欲它人代已者休無而後復本業於已身也
使代已者為之待代已者休無而後復本業於已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音

孔氏曰此尊者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素來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之職吾不可移此勤勞於它不愛之子婦也
為子婦之職吾不可移此勤勞於它不愛之子婦也
勞手勤勞之事若處止之是姑息之愛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曰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不顯言其過也
方氏曰疾怨則傷恩呂氏祖謙曰明言其惡而放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

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復扶又切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謂
孝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捷擊也鄉黨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
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純熟殷勤
而諫若物之成熟然呂氏祖謙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
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
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
從吾諫至於怨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馬氏曰
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心諫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
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心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心諫所謂幾諫也心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節有四小節謂父母有過則出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
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悅而從之俟其悅而再諫此以諫
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以諫
二節上言悅則再諫若其不悅則將不諫乎益不可也與其
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熟諫而使已取怒
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
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以者至於軟脆也此第三節若父

毋怒已之言其心不悅而施箠撻於已雖甚而至於流血亦
不敢有疾怨於父 毋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

此節
四節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也人之子方氏曰婢子婢之子與曲禮自
稱曰婢子異澄曰婢子又賤於庶子者庶子謂父妾之子庶
孫謂父妾之子也孔子曰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
已亦愛之應氏曰心人母所鍾愛非特加愛而又加敬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

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鄭氏曰由自也方氏曰執事所執之事有難易勞逸澄曰謂
已所愛之妾其為衣服飲食必降於父母所愛者若所執之
事則已所愛妾任其難且勞皆不敢比視父母所愛而與之
同也妾雖是已妾然為父母所愛之人則每事必加隆於已
之所愛者順父母之心故也雖父母既沒亦如父母之存輔
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移不以親之存沒二其心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宜猶善也孔氏曰宜其妻謂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按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不宜其妻謂不相善而疏薄應氏曰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雖吾所不宜苟父母以為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禮終身不敢替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

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萌果者終之成澄曰孝子將有所為以能有所思故於其善者知其遺父母之令名則必果決為之於其不善者知其遺父母之羞辱則必不果決為之而止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澄曰子謂為人子者婦謂子之妻也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性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

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

之則喜如新受賜蒞昌改切

鄭氏曰或謂私親兄弟澄曰佩謂雜佩悅謂悅中蒞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囊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賜之佩悅賜之蒞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持以獻於家之尊者若尊者肯受已所獻則其喜一如自已初受他人所賜之時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反猶回還也辭謂不敢受也不得命謂不得舅姑見許之命更猶再也待之待舅姑之乏也此承上文言獻諸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回還賜其婦則婦必辭於舅姑而不敢受舅姑若不許其辭則婦受之如再受人賜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已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有如再受舅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之

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之物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乏而欲有所用之時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又復扶

請謂請於舅姑故賜謂舅姑舊所回賜之物承上文謂婦若將以舅姑所回賜之物與其私親兄弟其物雖是已所自藏

然亦不敢視同已物故必復請於舅姑舅姑既許然後與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一方氏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不敢專行

舅沒則姑老

鄭氏曰傳家事於長曰鄭澄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八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輔氏曰婦傳家事矣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行事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於冢婦

鄭氏曰介婦衆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

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不友朱子讀友為敢今如字

鄭氏曰毋怠謂雖有勤勞不敢懈倦善兄弟曰友姊如猶兄弟也

弟也不敢並者下冢婦也命謂使令澄曰謂冢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也方氏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之使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

事朱子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未詳或疑友當為尊自急也

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霍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

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母敢敵耦不敢
竝行竝命竝坐也兩使字皆主使令言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適丁歷切

鄭氏曰祗敬也宗大宗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方氏曰不敢以支臨宗也澄曰雖衆車徒以下釋上文不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孔氏曰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鄭氏曰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鄭氏曰賢猶善也孔氏曰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齊謂皆也

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孔氏曰大宗之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之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小事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后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輔氏曰上文言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又言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澄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同為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內方氏曰加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二十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

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閨音

鄭氏曰閨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也方氏曰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辨外內以防之男居外女居內陰陽之分也劉氏曰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閨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方氏曰此與曲禮所言同劉氏曰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

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音叱或如字

鄭氏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孔氏曰叱叱人指拍物若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隱使也劉氏曰禮當入內嘯則涉乎邪指則涉乎規有燭則行夜有不得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所褻也輔氏曰無燭則止自蔽其面惡外有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

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篚非鬼切

言猶云講議也男主外事故不講議在內之事女主內事故不講議在外之事鄭氏曰不言內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孔氏曰祭嚴敬之處喪促遽之所於此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授器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溲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

女不同梳枷溲彼力切梳以

鄭氏曰溲浴室也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溲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

清雜也方氏曰言外內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男女之衣裳異制尤不可通也澄曰衣裳是切身之物尤不可通雖衣裳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又曰不同掩加謹男女之別可謂至矣掩加以木為之如筍簾懸衣於其上爾雅曰竿謂之掩廣雅曰柳也柳即下文所謂揮

不敢縣於夫之揮掩不敢藏於夫之篋筥不敢共溷浴縣音玄揮音輝

筥切

鄭氏曰揮杖也孔氏曰植曰揮橫曰掩掩以竿為之澄曰上文言外內不共溷浴男女不同掩柳此言非特外內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共揮掩亦不共篋筥夫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篋篋席濁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鄭氏曰不敢褻也陸氏曰枕有篋篋席有濁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篋席言篋席濁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器藏於器畏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按篇首子

婦之禮可知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間去聲

鄭氏曰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澄曰上文言不取藏於夫之篋筥蓋謂年未七十者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與音預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御也天子御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人當三夕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履齊側皆切

鄭氏曰將御者其牲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為繆髦陸氏曰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輔氏曰齊漱以至其履慎衣服必以禮敬之至也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曰孔氏曰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編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編妾常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云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僭之嫌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方氏曰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

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

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

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贖遍切姆茂母二音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齊則不入側室若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帨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孔氏曰此明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輔氏曰夫使人日再問之禮使姆衣服不失於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

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音接

捷又如字下同射天地食亦切食子音嗣

王氏曰接以大牢謂接待夫人以禮接夫人而孔疏乃云王肅年子同生接以大牢杜注謂以禮接夫人而孔疏乃云王肅杜預竝以為接待夫人鄭以婦人初產三日內未能以禮相接故讀為捷今謂君以大牢食之是即接待豈必夫人以禮相相接哉鄭氏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以幣也士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論國君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親以勞辱事也孔氏曰此者持也難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士昏禮禮賓酬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方氏曰卜士使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蓋士之

負子特斯須而已宰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陸氏曰詩負之猶特牲受嘏雖曰詩懷之也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食男豈可不擇哉輔氏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非情性之然尚猶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司知者邪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略也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筮大音泰少去聲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孔氏曰以冢子庶人特豕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禮窮故與士同用特豚也豈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

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它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婦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它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此孔氏曰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之法其三月之後亦當然也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上三母爾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謂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章君子有三母也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澄

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傳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傳保之職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款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人師者亦擇之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

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

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身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

自房當楣立東面鬻下並同鄉去聲摺音眉

鄭氏曰鬻所遺髮也夾公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夫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

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

處鬻髮不翦曰角翦髮留其頂上一縱一橫相交通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羈羈者隻也妻將生子居

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
阼階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
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則相午以
其奇也或男耦女奇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
也類

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

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

毋名妻遂適寢咳音孩還音旋辯音編

鄭氏曰某妻姓之敬使有楷也執右也或作振欽亦敬也記備識
也欽有帥教之敬使有楷也執右也或作振欽亦敬也記備識
也記有成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適寢復夫之燕寢
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
辭孺雅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
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
對夫言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嚮回還轉身
西南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

妻後告諸毋欲名成於也陸氏曰咳始垂之時也咳而名
之待之若有識焉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
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毋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
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文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
辭瀆言之法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

告問史書為二其一藏諸問府其一藏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

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尚切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四問為族族百家也問胥中士一人五
黨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
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饋舅姑之禮孔
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男也若諸矣既
絕宗則不告諸男是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
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見子既畢夫從側室而
入正室養禮謂婦始入室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饋舅
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

無文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孔氏曰上文言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禮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此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亦執世子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孔氏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君夫人皆西鄉子見於側室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法但無救戒之辭然夫入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法但無救戒之辭然夫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爾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陸氏曰又致曲則不以山川又加詳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弊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弊則廢禮晉以僖庶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氏曰按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知先生者不改也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衛齊惡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餽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餽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氏曰妾賤故謂夫為君常食衆妾共餽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餽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妻寢也按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餽夫餘御餽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餽其餘今妾見子之後夫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餽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適夫寢夫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陸氏曰此言漱斡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傳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司臣有事者也孔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此特見庶子之法按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

子則世子可知也擯者以其子見是擯者抱子也其母朝服見君故不自抱子君所有賜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名其子也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適子適子適子適子適子適子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孔氏曰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與卿大夫士同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群室則固無定所矣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旬音均如字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氏曰：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冢子以下是天子諸侯上文命士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見適子。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見適子。而見天子諸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別者。詳於貴畧於賤也。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則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唯適子庶子為異。爾澄按此一節，鄭孔方同一義。陸一義，朱一義，三說不同，俱未通暢。姑闕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節守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後，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孔氏曰：此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與見庶子同，無所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非適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

自食其子食子食母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劬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絲如食上。

音嗣唯于癸切，俞以朱切。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陳氏曰：鞶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

也易言擊帶楊子言擊斃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擊為帶特鄭氏以男擊革為盛悅之囊鄭氏曰俞然也擊小囊盛況巾者男用韋女用縹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

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數日所主切

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方名東西南北也鄭氏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

也方氏曰出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

幼儀請肄簡諒襦音儒袴苦故切肄以二切

鄭氏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蠟

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孔子曰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方氏曰

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耦剛

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

為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蓋學之所始也輔氏曰計者數之總也六年教數一教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

於外居日事也與燕居間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衣於既切

鄭氏曰成童十五以上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孔氏曰勺文舞象武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

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

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

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處為成人之事也陸氏曰

始學禮言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八年始教之讓三十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博而行之以期於孰焉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

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事孫音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朱子曰方物方猶比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孔氏曰四十壯而仕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去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

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將不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婉婉於阮切

思里切紉女金切組音海相息古死切音恭道子餘切醢音海相息古死切

男子十年以上亦居於內十年則出就外傳而居宿於外女子

恒居內也婉謂言語聽從之言媚也謂容貌輔氏曰婉有委曲

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

於治絲繭教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

人之事盡是矣孔子曰按九嬪注婦容鄭以婉為婦言辭令婦容

婉從為婦順執麻枲則婉合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辭令婦容

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紉以針組紃皆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致其習熟是事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

長者而奠之於神焉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登曰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於籩豆也然菹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修等物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

為妾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壅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伎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左陽右陰也
孔氏曰漢時行之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地道尊右

右記男女之禮凡十九節

飯

鄭氏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稭思呂切

孔氏曰此飯凡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加麥苽為六鄭氏曰熟獲曰稭稭陸氏曰稭熟獲若今晚稻稭生獲若今早稻晚稻耐收早稻食之而已稭說文云稭糧也稭早熟穀也澄曰此蓋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種也

○飲

鄭氏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醴為醴黍醴漿水醴

濫紀重直龍力二切醴羊支切醴於

鄭氏曰重醴也清醴也糴醴也黍醴也致醴也漿醴也酢醴也水者清設之也醴以醴為醴釀也醴為醴也糴醴也黍醴也致醴也漿醴也酢醴也水者清設之也醴以醴為醴釀也醴為醴也糴醴也黍醴也致醴也漿醴也酢醴也水者清設之也

○酒

鄭氏曰目諸酒也

○清

孔氏曰清謂清酒白酒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

○羞

鄭氏曰目諸羞也

糗餌粉醴

大鄭氏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鄭氏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糗羞豆之實醴食糗食醴當為醴以稻米與狼毒膏為醴是也孔氏曰粉稻米黍米合蒸曰餅餅之曰糗為餌糗者周禮醴言糗則養可知粉醴醴是糗之類陸氏曰糗餌籩

則知

膳

鄭氏曰目諸膳也

脚臠膳牛炙膳牛胾膳牛膾膳羊炙羊胾膳豕炙膳豕胾膳芥醬

魚膾雉兔鷄鷄脚音香臠許云切臠許堯切炙章夜切

鄭氏曰此上大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

之則膳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鷄為駕孔氏曰膳

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臠也臠之屬按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脚

一謂牛臠也臠二謂羊臠也臠三謂豕臠也牛炙四炙牛肉

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此此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

胾六謂切牛肉臠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

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

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

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

第八鷄九鷄從東為始以上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

○食

上大夫所加二十豆熊氏云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

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

牲故醢人職無

三牲之醢也

鄭氏曰目人君燕食所用也

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大羹兔羹和糝不蓼濡

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修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

鹽食音嗣蝸力戈切苾音孤析之列切稌音杜和胡卧切糝三

鄭氏曰苾彫胡也稌稻也脯謂折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

也包蚺殺其氣卵讀為鯢鯢魚子或作攔股修捶脯施薑桂

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其饌則亂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尚而首有角其肉可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蝸蝸牛也

脯羹謂乾三牲之肉以酒醃之所謂濡肉益和之以漬者醢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

氏曰以蝸為羹以芥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麥為羹

飯析脯為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羹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

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羹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

不須加麥濡謂烹煮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謂包裹豚肉以

苦菜濡雞醢謂烹煮以醢醬魚卵醬謂烹其魚以魚子

為醬濡鼈醢謂烹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麥於腹

中又更縫而合之殿脩謂脩脩也言食殿脯之時以砥醢配

之脯羹即上析脯為羹以兔醢配之麋腥謂生肉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外膚以魚

醢配之麋腥謂熟也桃諸梅謂桃之乾梅菹食桃今藏桃藏梅

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梅菹食桃今藏桃藏梅

時以卵鹽和之大鹽形如鳥卵故云卵鹽也按周禮諸侯大夫

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禮諸侯大夫

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此陳庶羞不依牲之大小

先後次第澄曰菘食麥食折稌食之物凡庶羞不依牲之大小

犬羹兔羹羹之物凡五脯羹再出濡豚四醢醬卵醬芥醬醬

物凡四蝸醢蚺醢兔醢魚醢醢之物凡四醢醬卵醬芥醬醬

之物凡三醢醬三出股脩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鹽七

五雞羹六折稌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醢醬十

二濡魚十三折卵鹽十四濡鼈十五膾脩十六醢醬十一醢醬十

十三桃諸二十四魚醢二十五魚膾二十六芥醬二十二醢醬十

鼈之下醢醬濡魚之下卵醬皆和調之屬為它物設之故不

數而麋腥之下醢醬則分醢與醬為二物今按醢醬釋醢以

為醬即肉醬也與卵醬

芥醬為類謂二物者非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麀脯麇鹿田豕膾皆有軒雉兔皆有

毛爵鷄蜩范芝柀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柎黎薑桂倫切

軒音憲毛去聲蜩音條范音犯柀音而

鄭氏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毛謂菜

臧者自牛修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孔氏曰麋鹿田豕麇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火切為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栒者更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栒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栒皆芝屬則芝栒是一物春夏生於木可用為道其有白者不堪食賀氏云芝木栒軟棗以芝栒為二物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麇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麇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柶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柶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不惟三十一物作記之亦不能依次也澄按賀氏以芝栒為二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味芝至栗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也和者也

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蔽庶人耆老不徒

鄭氏曰尊卑差也孔氏曰此接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按鄭志云脯非食穀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為食穀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蔽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彼特謂燕居之食爾膾脯羞也故不得兼大夫然膾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蔽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膾脯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黃氏曰膾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蔽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儻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澄按孔疏方氏以燕食為燕饗之食黃氏以為燕居之食疑黃說為是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食音嗣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爾孔氏曰凡人所食助以雜物醯醬羹飯為主故無等差按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四豆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庶羞異也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

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坫丁念切

鄭氏曰秩常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甲庖厨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天子膳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豕魚腊也士甲

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度食也陸氏曰大夫言於閣三則蒙土房中可知澄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切下同熬五高切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孔氏曰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

○淳毋前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母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爾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爾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稻梁為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

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皸為稻粉糝溲之以
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
其湯毋滅昂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子即切將
主切剗口孤切編必懸切崔音完首子餘切謹音斤又如字乾
音干擘必麥切去起呂切皸章善切糝息酒切溲所九切付音
賦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也將當為泮泮壯羊也剗剗博異語
也謹當為瑾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穰草也皸謂皮肉之上魄
莫也糝溲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滌瀆之滌同薺脯謂煮豚若
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皸則解折其肉使
薄如為脯然唯豚全爾豚羊入鼎三日乃納醢醢可食也孔
氏曰崔亂草也直裏也編連亂草以裏匝豚泮裏之既畢塗
之以穰草相和之塗擘之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
肉又熟故濯手摩之去其皸莫為稻粉糝溲之為醢以付全
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折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
膏煎熬豚泮膏必沒此豚泮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

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
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似令用火微熟勢不絕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膾之肉必胔毋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

其餌孰出之去其皸柔其肉擣觀老切音

鄭氏曰胔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
和亦醢醢與孔氏曰去其皸皸為皮莫去其餌餌為筋腱
即筋之類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

之以醢若醢醢湛字潛切又直蔭

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醢即前所言飲之醢鄭氏曰湛亦漬
也陸氏曰日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
月期朝謂周一朝

○為熬捶之去其皸編萑布牛肉焉胥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

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鄭氏曰熬於火上似今之火脯欲濡欲乾人自由也孔氏曰釋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焦其管不萎切幪音

焦同

鄭氏曰管腸間脂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也孔氏曰第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豚炮洋第五醢珍第六漬第七熬

其八肝管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

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曰三如一謂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臄膏以與稻米為醢

鄭氏曰此周禮醢合食也醢當從解狼臄膏臄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餐矣孔氏曰醢是粥非膏煎稻米故改醢從解

漢時膏餐以膏煎坩坩米舉時事以說之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道麇為辟雞野豕

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細切大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

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道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醒

肉及其氣道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為胖宛

或作鬱孔氏曰凡大功若全物為道細切為壘其牲體大者

道之其牲體小者壘之麋鹿魚為道野豕為軒是道也麇為辟雞兔為宛脾是壘也少儀曰麋鹿為道野豕為軒皆脾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脾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也諸醢以柔之亦與少儀文同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

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故云實諸醢
物置醢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

藪不用醢獸用梅鶉羹雞羹鴛釀之蓼魴鱖烝雞燒雉鄉無蓼

藪魚氣切和胡臥切駕音如魴音房鱖音叙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藪煎菜莢也爾雅謂之般和用醢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駕在羹下烝之所宜也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鴛羹雞羹者用鶉用雞為羹鴛者唯烝煮之而已故文在羹下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鴛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鱖烝者魴鱖二魚皆烝熟之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鱖烝及雞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犬宜粱而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也方氏曰牛土畜土執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逐逐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而遲故宜麥蓋麥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苽強而苽弱故也王氏昭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稌則以土生土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粱則以金生水也魚水物苽水穀魚宜苽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牀鱠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

鮮羽膳膏羶膳其居切鱠所求切臊素刀切羶音迷鮮平聲羶升然切

鄭氏曰膳乾雉也鱣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牛膏羶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方氏曰春水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羶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

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嗣食音

劑音

方氏曰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醢醢宜
壅道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此夏時
宜寒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宜汁宜熱故此夏時醬齊
宜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
食苦四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
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
養氣也劉氏曰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
衰故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參配四時長
養五藏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
能也方氏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甘
滑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黃氏

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
多鹹要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
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
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與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
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黎曰

攢之膽丁敢切攢再官切

鄭氏曰皆治釋之名也孔氏曰脫之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莫
取好處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剥其皮也作之皇氏云
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饒饒者不食郭氏云今
本作散之謂削鱗也新之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
栗蟲好食數數布如陳擇省視之膽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
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攢之粗黎恐有蟲故一一
攢看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醺色而沙鳴

鬱承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音由冷音零普保切

班音接般音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也庸惡臭也冷毛毛猶斯也鬱鬱解者

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為蟻如蟻結結躁謂舉動

急躁也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謂鳴而聲嘶望視謂承視望

揚交睫謂日睫毛交黑謂馬脊黑般謂色般般然方氏曰夜

鳴非時而鳴赤股者赤色宜布著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

以赤言躁言其性不靜如庶之美而色白承俯首以食首

俯則下視望視則首昂矣莊子謂豚之亢鼻蓋此類也睫目

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猶疾之有癢在

前脛故曰般臂澄曰夜鳴也冷毛也般臂也此十一種皆言其

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此十一種皆言其

形之病也商瘰癧腫漏此六者皆言其臭之惡也有此病

形者必有此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鬱周官作狸漏周官作蟻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鴨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鵠奧鹿

胃音胡篤切鴉于驕切胖

孔氏曰此以下廣言不堪食之物雞尾小鳥尾盈一握然後

可食若未盈握不堪食也舒雁鵠也翠謂尾肉胖謂脅側薄

肉舒鳧鴨也與謂脾臍藏之深奧處也澄曰鵠與鴨尾後之

肉鵠與鴉脅側之肉雞之肝鴈之腎鵠之與鹿之胃凡此八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

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切

鄭氏曰亦皆謂不利人也雞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今

東海鮫魚有骨名乙在也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

謂鼈竅也陸氏云雞鼈鼈之雞者鼈固美矣然猶不食雜者

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俗云凡

腎豕不如羊豕不如狗今豕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

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曰狐死正丘

首天性然也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

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

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

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

魚去乙差物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竅為醜故鼈去醜澄
日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已意臆度豈
其然乎雖鼈魚
乙後說近是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八節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

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

音有乞又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從而求其善
言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也孔氏曰五帝奉養老人氣息身
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錄之為博厚之史使
衆人法則也三王亦法其德行既行善則錄之禮然後從而求
乞善言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偏曰五帝憲瞻容儀視
之史記錄之皆者皆三代也東萊呂氏曰五帝憲未嘗乞言
起居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充從容
動容之間偶然發言則記其善言為博史

容之間又請益咨問其問亦微其禮尊
從容欵曲伺間乘暇其所乞之言皆有
憲謂法其德而已三王有乞言謂法其
帝但法其德以養老之禮養其氣體而
文五帝憲之意善謂善言雖不乞言儻
自發言而得聞之則記錄之以為博史
博厚之言而可為天下法也三王亦法
禮養其氣體而后求乞其言法其德而
氣體在先而求言在後也此覆說上文
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謂從容乘間
皆如五帝時有博史
以記其所乞之言也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

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凡自七十以上唯衰

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古衰七
回切

王制篇養老章自有虞氏至其家不從政並是此篇之文今存之於彼而此一節內王制五十養於鄉上無凡字使人受上無者字唯衰麻為喪上無凡自七十以上六字其家不從政下無瞽亦如之四字為文小不同故兼存於此其餘文同者此不重出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若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年雖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

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

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

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音洛養羊尚切

孔氏曰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

子事親之身終也既云孝子之身終作記之人恐人不解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鄭氏曰賤喻貴也方氏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詒其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怡聲以樂其耳柔色以樂其目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事死如事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澄曰老謂父母也或以此老字為近於親之老非也忠養謂竭盡其心以養也忠養之以上曾子之言孝子之身終以下記者之言謂如曾子所言之事孝子之身至終如此行之也父母既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矣但於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愛敬之可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右記老老之禮凡四節前二節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

臣也後二節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此章拾其

遺附于篇末故章旨總以老老二字該之

少儀第三

陸氏曰內則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少時所習鄭氏曰少猶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為所記者小節爾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

某固願見見賢通切下並同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重則云故將猶奉也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斥指主人敵當也孔氏曰記者傳聞舊說曰聞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客實願見君子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明主人不即見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初辭惟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爾主謂主人客宜卑退不得上進斥主人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同上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警曰聞名

亟去冀切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不稱見孔氏

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替無目也疏者尊者敵者皆云願聞

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翻曰聞名者亦

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替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於將命者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曰其願聽

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孔

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比謂比方其年力以

給喪事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童子不得與成人為比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器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

曰贈從者

從才用切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孔氏曰前明吉凶

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若朝會

出往它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寶具略舉其梗槩爾

○臣致祿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祿親者兄弟不以

祿進

賈音嫁

孔氏曰此明送凶祿者以衣送死人稱以衣送敵者死曰

祿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祿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

也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服者

者不陳不以斂進謂執之將命親者相祿直將進即陳之不

大功以上同財之親，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具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為云偽切，下同。

孔氏曰：此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納獻也。入也。甸，田也。言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具，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賵音附，切。

孔氏曰：此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為送喪之從車，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賵之，或家國自有也。便氏曰：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賵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車也。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孔氏曰：此明賻者授受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饋物，主人自拜受。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舉之而已。舉謂幣之屬車馬不舉。鄭氏曰：舉之舉以東。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

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

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

牢則以羊，左肩七个，豕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使色吏切。臠，奴報同。少去聲。豕音特。

鄭氏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孔氏曰：為人祭謂攝祭致飲，臠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若已自祭而致臠，則不敢云福。言致其善味，爾若已祔祥而致臠，又不敢云膳。但言以告使知。

已祥祔而已凡初遠膳告之特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者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其禮而下明所膳禮數也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膳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臂膊謂肩脚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箇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太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為五段方氏曰致福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微福以味之善乃致之爾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敬之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

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乘去聲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亦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

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孔氏曰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束脩十挺脯也陳列於門外也亦曰者謂將命之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其辭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陳酒而執肉以將命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唯執一雙將命其餘委於門外

犬則執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臣則左之縹息列切守手右切又如字

鄭氏曰縹紉勒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孔氏曰犬有三種守犬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食犬充厨庶羞用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右之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若食犬則左手牽之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左之左手操其右袂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秦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韞執拊劔則啓櫝蓋襲之

加夫襁與劔焉

說吐活切下說履同袒音但褻音羔奉芳勇切

鄭氏曰甲鎧也其衣出兜鍪也以前之謂他擊幣也

也袒其衣出兜鍪也以前之謂他擊幣也

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唯獻

甲無他物則開甲囊出胄奉之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是

也凡器則陳底執蓋蓋輕便也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并於

把而執之先開劔函之蓋而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

也啓開也先開劔函之蓋而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

衣函中而以劔置衣上加劔

笏書脩苞首弓茵席枕几頰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

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子

餘切頰京頰切卻去略切穎後頂切削

音笑刺七智切又七亦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籥首謂編束葦以裏魚肉也一茵著蓐也頰警枕也

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

下下陰也卻刃不以授穎削授拊用時穎籥也拊謂把以利刃

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頰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

櫝戈之有刃也櫝也櫝也几也頰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

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

籥穎是穎發之義刀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警動皆謂之穎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孔氏曰坐跪也尊卑相授以跪為禮尊者立卑者受其所與

之物尊者立卑者以物授之此二事皆不坐若坐則尊者屈

身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則有坐而授受

鄭氏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

以長臨之輔氏曰跪固禮也性之直者徇禮而直猶所謂直情

替幣自左詔辭自右

孔氏曰此論贊辭之異贊助也為君授幣之時由君之左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獲於戶內者一人而

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闥皆切闥初臘切長知兩切下同

鄭氏曰可猶止也擯者為賓主之節說獲於戶內者一人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眾皆說獲戶外孔氏曰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闥謂門扉眾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推門扉說獲戶內先有尊長在堂或室眾人後入不得說獲戶內也澄曰曰辭矣者令主人讓賓也曰可矣者謂賓主可登席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

請所之喪俟事不殖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

翼也寢則坐而將命畫音獲翼所甲切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燕見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齊不殖弔亦不敢以為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孔氏曰卑勿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見則隱雖面弔侍坐於尊者若若不使已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地不弄手翼翳也雖熟不敢搖扇皆以為敬也寢即也坐跪也當跪前立則臨尊者也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

馬擢直角切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投投壺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凡射必計藉先設福在中庭福者兩頭為龍頭中穴共一身而倚箭於福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但一插三隻於腰而手執一雙若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若拓若棘為之從委於身前坐一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則不敢釋置於地手並抱之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者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主人亦洗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酌不敢用角投壺立筭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一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亦不取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耦勝則亦不使它弟子酌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

註疏說恐非是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罷音皮

孔氏曰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禮去必由尊者朝還則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鄭氏曰不請退去之不敢自由也朝庭近君為進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朱子曰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

退可也

還音旋蚤音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劔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履於戶內是履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雖假令是坐久體倦欲起或卧意侍者此時假令請退可也

右記見遺之禮凡十四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

唯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扶晚切下同亟紀力切數色角切唯子笑在笑二切

孔氏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噦噎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唯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燹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

讓不辭不歌燹側角子角二切

鄭氏曰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容君使宰夫也孔氏曰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執燭夜時也夜暗故執燭燹謂未燹之炬既欲罷客又取未燃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執事之人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暮所以殺此三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尊瞽亦然

孔氏曰在者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暗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導瞽亦如無燭時也鄭氏曰以在者告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孔氏曰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者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尊與壺悉有面而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方氏曰設尊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王藻曰唯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也故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饌爵皆居右酢音昨饌音遵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薦東介爵酢爵僎爵也孔氏曰鄉飲酒禮主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也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主人獻僎僎飲是主人獻介介飲獻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按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

乃飲 軌范上媿美切下音與洪範之範同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軌范聲同謂軹前也孔氏曰此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軹之宜尸之僕為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軹酌酒與尸之僕令為軹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爵祭酒也君僕亦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

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周禮云軌聲為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云軌聲為

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

在車中時也僕既主爵祭酒也君僕亦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

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云軌聲為

字異但軌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較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記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鄭氏曰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孔子曰小

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趨徐趨也

○飲酒者僎者有折俎不坐 僎其記切

鄭氏曰已沐飲酒曰僎酌始冠曰醢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孔

氏曰飲酒者則僎者醢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

體於俎也折俎為尊僎醢小事為甲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

為尊者折俎則殺僎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

受醢不敢坐及僎者並不敢坐也按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僎者醢者不坐以僎者醢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曰取便故不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而高陸氏曰俎弟于職曰柄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陸氏曰俎弟于職曰柄立尺不跪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孔氏曰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爾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皆坐也鄭氏曰鄉射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與加于俎坐悅手少牢饋食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擣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滷豆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孔氏曰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祭於俎內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

○羞首者進喉祭耳

穢切

孔氏曰羞首謂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膾

膾音祈膾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鰾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折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膾大鱗謂刺魚腹也孔氏曰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則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尋常燕食所薦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膾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剗取以祭先也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腴或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鳧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鱣鼈由禮曰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脍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鳧濡也陸氏曰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

○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殺羞也殺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蓋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齊肺乃飲卒爵

○凡羞有涪者不以齊

孔氏曰凡羞有涪涪汁也蓋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孔氏曰齊者以鹽梅齊和之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

鄭氏曰提猶絕也離之不絕心中央使易絕以祭孔氏曰祭肺之法割離之不絕心中央少許爾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道野豕為軒皆聶而

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

聶之涉切菹莊居切軒音獻麋俱倫切辟音璧又補麥切宛烏阮切

孔氏曰此明膾及藿道麋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豚為大鬱而復報切之為膾也鄭氏曰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曰菹酢菜也醢人所謂菁菹節菹是矣彼以菜為菹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膳夫通謂之醬者以此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小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孔氏曰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未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

○君子不食圉腓

鄭氏曰周禮圉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腓有似於人穢孔子曰腓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君子

辟其腴故
鼎闕一也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也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凡洗必盥

孔氏曰盥盥手也洗爵必先洗手鄭氏曰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辟匹亦切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執尊者飲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已已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陸氏曰洗爵及執飲食者有氣焉人或穢之方氏曰勿氣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三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

負薪未能負薪長知兩切

孔氏曰長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御治也謂已能治事未能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長已能習樂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人之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曲禮問其何執執御乎吾執御矣謙辭也亦天下未有無生而貴者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負薪則照於耕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焉然曲禮上馬則問天子之年

下馬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士禮知然者以冒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能御未能御其間容衆子若曲禮所言足以一人之身長幼問答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

乎亟去冀切

孔氏曰品味殺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殺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手謙退之辭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問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能好惡而招其癖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好而暴其短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字說如

鄭氏曰德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也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孔氏曰依依附游教游方氏曰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法者常法規矩準繩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

與音余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義與志與太卜問來卜筮者也不貳問謂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孔氏曰公義則可為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為之卜筮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鄭氏曰步張足曰趨於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狹無容也輔氏曰趨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狹無容也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輔氏曰敬慎有常心勿以在外者變也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之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執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典悉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履乃升堂孔子曰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跣說履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乃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儻尸則于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戶外是坐尸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說履堂上亦不敢說履燕則有之初時在堂行禮立而致敬故曰所尊在室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汜芳切拚音

糞鬣力涉切搗音葉

孔氏曰汜廣也大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膺人之膺前搗箕之舌也持箕舌自嚮習前不得嚮尊者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嚮自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陸氏曰衣服在躬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兼之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之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李氏曰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明者神不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度大洛切

應氏曰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鄭氏曰不

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

亦有大謂富之廣也嘗思也重猶寶也孔氏曰當習學明了

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大家謂大夫之家富貴廣大士往見

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思玩主人珍

物重器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方氏曰重器謂九鼎

之屬嘗與國語嘗相之嘗同朱子曰嘗猶計度也下毋嘗衣

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嘗相其質漢書云為無嘗者又云

不嘗之身皆此義此言不嘗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

避不審也或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其貪者視之如

無也見富貴則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

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

械重器大

家三者

鄭氏曰密隱曲處不窺密嫌伺

過失也孔氏曰人當正視不得

窺人之私也道舊故言知識之

窺覘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

與則失敬也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朱子曰旁泛及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慢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

也泛與人宿狎習不恭敬也

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

類是也戲色謂

嬉笑侮慢之容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嘗衣服成器毋身

質言語拔蒲未切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

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

導行之測意度也成猶善也思衣服成器則疾貧也質成也

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有所誤孔氏曰神明正直敬而遠之

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

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朱子曰拔來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

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

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有箇好事火

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問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

謂其進筑者其退速也或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

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
事也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追也測沫至謂幸中如子貢身
已也有疑母
斷以已意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

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音儀齊如字皇
舊音往狂或云如

字匪讀
如駢

鄭氏曰匪讀如四壯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
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
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
馬之容孔氏曰穆穆穆皇皇皆美大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
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詩小雅
云四牡駢駢四壯翼翼皆是馬之所繼屬故齊齊皇皇詩小雅
鸞和聲之形狀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齊齊
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
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輔肅肅言倡
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胡氏曰鄭讀匪匪為駢今從之餘

不勞改讀輔氏
曰美如字自通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

虞詡况
矩切

鄭氏曰恭在貌敬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也險阻
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
以度彼之將然否也孔氏曰左傳成二年齊晉戰于鞍齊國
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險是地形險阻詐也地形
既險得出奇謀覆詐也隱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
知其所欲為事劉氏曰恭敬哀詡同出一心也用之以應物
各有所宜馬詡煦也德發揚詡萬物人君法天地治會同以
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馬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
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內外無二
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
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
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軍尚左卒尚右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
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入後月
主而好生卒以戰為事而敢死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
路也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言其器
革車以言其飾鄭氏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

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
事乃手拜兩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
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氏曰婦人但肅拜吉事及
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也肅拜者婦人之常而昏禮婦
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

葛經而麻帶

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
為喪主其餘輕喪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記者
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
云設同凡是也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經婦人
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鄭氏曰帶
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
除而無變澄曰經謂首經帶謂要經也

右記通用之禮凡十五節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

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譎勅檢切相息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
知而慢也急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孔氏曰君
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三諫不從
乃出境而去不得彊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譎謂

以惡為美橫求見容君政急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掃蕩而更立新政也方氏曰役者以其有勞於社稷也澄曰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役謂僕役左傳云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曰臣而曰役謙辭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亦

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音亮乞入聲為云偽切遠去聲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氏曰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義必先商量事意可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為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然然故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地諸幣以散

綏升執轡然後步乘繩證切下七乘五乘三乘乘馬同地徒可切幣音覓散上聲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幣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有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

苓上也步行也孔氏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僕即御者也右帶劔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帶劔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劔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於面前而擲之末於前幣者地猶擲也亦引也綏申於面前而擲之末於前幣亦云引之置車幣上也苓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故詩傳云幘覆式與此同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以散綏升則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朱子曰下言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地諸幣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下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幣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幣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劔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還音旋

孔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其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

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倅倅車田僕倅倅佐車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道車即象

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平佐車田車之副也田車即木路也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陸氏曰周官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大夫三乘子男之卿應氏曰按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

賈音嫁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方氏曰上言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賈可知其言互備爾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上言貳車則斥大夫以上而巳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劔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不必戒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

獲馬不常秣靡音迷 幾音祈

鄭氏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滕以組飾之及給帶也詩云貝冑朱綬亦鎧飾也孔氏曰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弊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給帶給帶解滕字滕約也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也絲屨謂約總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方氏曰組猶纓之用組滕猶籩之用滕皆所以約而緘之食器若木者為刻金者為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為重

右記臣下之禮凡七節

玉藻第四

摘首章之首二字以名篇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邃雖醉切 卷音衮

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玉藻以玉飾藻藻謂雜采之絲繩旒謂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染三十升布為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而垂齊有其下公九玉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短於此則不深邃唯天子之旒十有二玉自延前後而垂至有長則深邃也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後漢明帝時用曹褒說皆白旒非古也龍謂畫龍於衣卷與衮字同謂龍形卷曲祭謂服此以祭先王也按祭先王蓋服此冕而九章祀天則服此冕而衣十二章云詳見後篇揚氏復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

端讀作冕朝音潮下同

鄭氏曰衮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旒希衣之冕五旒玄衣之冕三旒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每月聽朔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朔於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日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孔氏曰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措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戴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樂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群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

日蓋非周禮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御警幾聲之上下支醢以

鄭氏曰駿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幾猶祭也

察其哀樂孔氏曰天子既着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還著皮弁而餽朝之餘餽餘之時奏樂而食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陰主靜故右史記言誥之事周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按周禮大史抱天時又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內史為右史也大史記行內史記言此正法若其有闕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大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少闕故也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者侍也替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馬氏曰動見於貌為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為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政有治忽故

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
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怒心感者聲粗以
厲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
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舉
有瞽以幾聲則下無匿情長樂陳氏曰樂以中聲為本古者
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硯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
非高而硯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于君所之瞽其察樂
聲以中聲為量齊音教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
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
無流湏之心矣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
侑然猶察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
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不應日
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舉益
謂朔月月半以
盛者言之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鄭氏曰自貶損也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馬氏
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

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
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益
有樂矣曲禮曰歲
凶非飲酒不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端音冕裨切

鄭氏曰端亦當為冕祭祭先君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
朝朝天子也皮弁聽朔下天子也孔氏曰裨之言裨也天子
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是以總名裨冕延平周氏曰服有
六冕止於五大裘龍衮同冕其冕為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
皆為裨故言裨冕所以兼驚冕與毳冕也凡天子諸侯路門
之外與其大廟皆為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外諸
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受天子之頒者
也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聽於路門外示其正朔自天子出
也諸侯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方氏曰玄冕以祭與天子朝日
之義同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
天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於天子由祖也諸侯受朝於天子而
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朝於天子由祖故也玄冕祭服也
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歲諸
之於祖故明之天子長樂劉氏曰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歲諸

大廟每月之吉則以籩羊告朔祭于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天子諸侯皆三朝辨色始入謂羣臣也辨猶正也別也入應門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天子三朝大僕掌燕朝之服位燕朝路寢之庭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三也諸侯三朝內朝謂路寢一也外朝謂路寢門外二也此外朝亦曰內朝者對中門外之朝為內也曰外朝者對路寢之朝則為外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也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臯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入雉門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服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酸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天子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皮弁互相明也周人重肺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異於始殺故不祭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當有夕天子言酸則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祭牢肉也四簋黍稷稻粱也

子卯稷食菜羹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於既切

鄭氏曰稷食菜羹忌日也君不舉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也摺本去珽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設則關恒譏而不征列庶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孔氏曰君遭凶年摺挿士笏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

凶年故不課稅山澤但庶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
不賦歛也方氏曰周官均人凶禮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
也輔氏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隍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
為宮室可知馬氏曰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
馬從之也子制言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
也蓋異代之禮周氏曰春秋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
蓋周正建子之月至于建午之月不雨不為災也此言至于
八月者以正歲言之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不雨則為災
矣故君不舉若夫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

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踐鄭讀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翦翦猶殺也孔氏曰有故得
殺祭祀之屬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弗身翦謂常時也若祭
祀則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皆身自
為之也方氏曰庖蓋宰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遠庖厨弗身
翦是乃仁術也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
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翦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

是語孟子亦引之輔氏曰可以殺牲猶無故而殺遠庖厨
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陸氏曰踐讀如
字凡有血氣之類蓋若螻蟻吾能弗踐而巳不能禁人使勿踐故曰弗身踐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類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圻也定體視
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
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
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
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
雷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春用
果秋用雷之屬射即繹也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上占墨
卜人占圻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也大圻稱
為兆廣小圻稱為兆豐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
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方氏曰周官占體
占色占墨占圻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
後之序言也宋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
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
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澄曰墨謂既圻

之後以墨塗之坵大者食墨粲然可見
坵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坵而已

○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

齊植音直
齊側皆切

鄭氏曰幣覆苓也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謂緣也羔幣虎植
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苓即式也車
式以苓為之有豎者有橫者幣以覆苓詩大雅鞞鞞淺幘毛
傳云幘覆式幘即幣也周禮巾車作禎幣幘禎三字同臣之
朝車與齊車同飾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皇氏云君謂
天子諸侯詩云淺幘以虎皮為幘彼據諸侯與玄衮赤鳥連
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幣者當是異代禮馬氏曰周禮以
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幣無所經見荀子曰綵
未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幣也羔幣虎植殆諸侯之禮歟
陳氏曰車之軾乘者所憑以為敬軾之制有橫有直幣若席
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故諸侯觀王虎淺幣齊則
羔幣虎飾而已大夫齊車朝車皆虎幣豹飾者屈於君也士
云齊車鹿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飾不以鹿豹矣澄曰朝車
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字謂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為

幣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幣豹植也言朝
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
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
鹿幣豹植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右記天子以下服食節適之禮凡五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
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始冠去聲冠而纓

鄭氏曰緇布冠本大古爾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緇
布冠績綏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綏尊
者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
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者為綏起文也諸侯唯績綏為異其
頭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孔氏曰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
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始冠暫冠之耳不復恒著澄曰始
冠謂初加也緇布冠大古時冠敝之謂棄之而不復用冠或
三加或四加而自諸侯下達於大夫士初加之冠皆用緇布
冠此冠非今時所用特尊尚大古故以此為初加之冠然初
加之時一著之而已一著之後不復用旋即棄去凡物敝則

棄去此冠雖未敝然一用旋棄如已敝然故曰敝之自諸侯
下達天子則否天子初加用玄冠而以朱組為纓則異乎諸
侯以下常著之玄冠也諸侯初加雖與大夫士所用之緇布
冠然以繪畫為縷則亦異乎大夫士所用之緇布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則皆切綦音

記又其切

鄭氏曰丹組纓綦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孔氏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
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
皆玄冠也玄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縷五寸惰游

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紕婢切

鄭氏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
古者冠卷殊紕讀如埤益之埤純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
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
凶服之象也垂長縷明非既祥也不齒之服所放不帥教者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
縞縞是凶吉而雜凶卷玄冠縞冠卷異色紕謂緣冠兩邊及
卷之下畔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爾縞是生綃而近吉
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祥之後
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故云既祥之冠皇氏以爲縞重
素輕不知何據惰游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亦縞冠素紕但
加垂紕五寸為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
武在上父親而先祖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
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布
而以縞者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
也子姓之冠用縞以示凶為祖之亡也武用玄以示吉為父
之存也冠在上武在下冠為外武為內為祖而縞尊尊於上
也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為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為父而吉
本仁於內也澄曰子姓子孫也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
所為服之祖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惰游言惰其業而為
游民也玄冠縞武與子姓之縞冠玄武相反玄冠同於衆人
特縞其武以示辱非有喪而特縞其冠之武言不齒之於人
類也陳氏曰周官司寇野刑上功糾力縞冠素紕垂縷五寸
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縷五寸重

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綫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貶故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綫大帛不綫玄冠紫綫自魯

桓公始也屬章欲切

鄭氏曰居冠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也有事然後綫燕無事者去飾也帛當為白白大白布冠也綫當為白布冠也皆不綫此大白也綫當用績孔氏曰雜記云大白冠也與此異上文云繼布謂白布冠衛文公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此異上文云繼布冠績綫諸侯之冠故知綫當用績馬氏曰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間色也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為冠綫豈禮也哉澄曰論語云紅紫不以為飾又曰惡紫之亂生不紫間色非正色故君子不用

○朝玄端夕深衣

朝音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孔氏曰大夫士早朝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大夫莫夕也朝服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皆深衣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

袷起魚切縫音逢齊音咨

鄭氏曰三袪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袷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孔氏曰袷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袂末布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交解之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闊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一丈四尺二寸此為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為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緣而巳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小異繼袂揜尺者繼袂而覆揜一尺以此異於深衣也孔氏曰長衣中衣制同裏中著之曰中衣若露著之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練冠長衣是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澄曰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揜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

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袷音劫緣尹
切廣去聲

鄭氏曰袷曲領也袷袂口也
緣飾邊也澄曰此謂深衣也

○衣正色裳閒色

閒去聲

鄭氏曰謂冕服玄上纁下孔氏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為閒色陸氏曰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

冕而言詩綠衣黃裳傳謂上曰衣下曰裳綠閒色黃正色是矣周氏曰正色所以尊道閒色所以下功蓋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閒皇氏曰東正色青東木剋土故綠色青黃為東方間南正色朱南火剋金故紅色赤為南方間西正色白西金剋木故碧色白青為西方間北正色黑北方剋火故紫色黑赤為北方間中央正色黃中土剋水故駢色黃黑為中央間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陸氏曰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方氏曰天子皮弁視朝玄冕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謂諸侯與群臣也諸侯視朝皮

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孔氏曰每日緇衣素裳之朝服而朝君告朔服皮弁卒告朔禮脫去皮弁而后服朝也服

纁為繭緇為袍禪為絢帛為褶音曠繭古典切緇音丹絢音苦迴切褶音牒

鄭氏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纁即今之新綿緇謂今纁及舊絮也絢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以帛裏布非禮也裏音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三衣用麻並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氏曰皮弁服朝服玄端三衣用麻並

十五升布故中衣不得用帛也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則其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

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去聲下以意求之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端玄裳也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

得衣之也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下居士錦帶帶以錦非為衣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衣其斡帛先代禮質

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素服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

公門振切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袵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禪也陸氏曰五等采謂之

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

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蔽之惡其簡也孔氏曰袵絺綌給其形露見表裘在外可鄙襲故鄭

註謂形且襲袵裘襲裘謂表上有袵衣袵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

公門也澄曰袵表者袵衣外之服曲其領而掩蔽袵衣也非列采與襲

襲裘者袵衣外之服曲其領而掩蔽袵衣也非列采與襲與表裘同皆為其不文也袵絺綌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省鄭讀爲

鄭氏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

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

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孔子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

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勅也大裘天子郊服

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爾不得言唯君及非古以

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言唯君及非古以

譏之陳氏曰誓者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

者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眠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眠滌濯

是也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

爲獮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

非用裘之日

二說誤矣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亦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裘

象裘色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辭

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孔子曰狐白皮弁服白錦衣

三者皆白相稱天子視朝服皮弁服下有狐白皮弁服白錦衣

天子之朝亦然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也其裼則不用

錦衣陳氏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

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

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

蓋不敢以賤服貴與人之手足右彊於左獸之勇擊虎過

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麇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羔

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裘與袖同緇音消麇音

迷豸音岸絞戶交切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

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豸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

錦衣為裼陳氏曰狐白以象德之成狐青以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則大夫
士同之也按郊特牲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
裼之也裼謂六冕及爵弁也為臘先祖之服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
臘先謂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
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為臘先祖之服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
用上純狐青大夫雜以豹裘周氏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也雖以
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緇衣白麤裘加以
蒼黃之絞衣玄緇衣之類尚不必一色則玄緇衣白麤裘加以
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
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
祭於已者也狐裘亦曰思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麤裘
青豹裘燕服也方氏曰玄緇衣以裼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
裼息民之狐裘也若始緇衣以裼則燕居之狐裘也言緇則錦
衣以降裼皆用緇可知也緇衣黃衣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
有青有白有黃前言緇曰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
則從其衣之黃可知也鹿子也麤裘為聽朔之服羔羊子也
羔裘為視朝之服凡此一言君指
天子諸侯君子則兼大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
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
飾之事裘之裼見美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為不裼也喪非所以
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
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
致王龜也孔氏曰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
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
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
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歛之後若未歛則
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
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
加上服揜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為敬心殺故也凡
敬有二體一則裼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
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處尊位無敬於
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尸處尊位無敬於

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珪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常時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後則裼若常時所執及小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方氏曰犬羊之表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夫表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內達外則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表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手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寶則不敢見其美而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為尸執國庭實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而為庭實者執璧琮則裼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孔氏曰充猶襲

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為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王輅郊天車過門問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澄曰按此章前後有四充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也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充盛其服也美深藏於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墻不見宗廟之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墻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內備滿充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亦如及肩之墻窺見室家不得為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損乃為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為敬也禮不以一偏一曲之小敬為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班須音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鮫

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澄曰魚須以文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為之飾士象飾而竹為之質也陸氏說與注疏異陳氏解竹本亦與陸同今兼存之于後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故士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尊其禮伸故士飾笏用焉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巳大夫則又有文焉士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賢遍切說

問造七報切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摺笏也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

之摺笏輒盥為必執事也畢盡也孔氏曰以臣見君無不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時臣僭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唯吉事無所說笏也既摺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記事所須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殺色介切去上聲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杼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云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故又杼其下也按王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殺猶杼也王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陳氏曰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

二尺六寸此言諸侯之笏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則不得為大圭况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大圭之制為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摺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

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舒珽它頂切茶音

鄭氏曰珽亦笏也謂之珽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推頭是謂無屈後則恒直相王書曰珽王六寸明自炤諸侯謂笏為茶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罔殺其首不

為推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罔孔氏曰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布於天下也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於天子故前詘也陳氏曰天子制節以君臣民故茶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直直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與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陸氏曰珽非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杼上終葵首讓於天子讓於先王也珽珽而巳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摺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執冒摺珽以朝群臣以見諸侯諸侯稱茶茶緩也言詘於天子而巳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為茶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馬氏曰先儒合珽大圭為一蓋惑於摺大圭摺珽之文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
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
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
之辟婢支切率音律并必
正切繚音了肆音異

舊本素帶終辟上有而字無諸侯字方氏曰而衍文諸侯字
脫也鄭氏曰天子素帶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
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
率繚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繚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辟讀
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
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
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
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雜猶飾也即上之裨
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
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
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士雖繚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
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繚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

裨下士也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勞
辱之事也孔氏曰天子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竟帶身在要
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終終裨大
夫不終裨但以玄革裨其身之兩旁及垂垂者士用孰帛練
為帶用單帛兩邊繚而已繚謂緇緇也帶垂者必反屈嚮上
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唯用緇裨向下垂者居士
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并並也紐謂帶
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
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紐約之組闊三寸也約紐組餘
長三尺與帶垂者齊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屈而舒申也
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
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二分紳居二分長三
尺也紳鞞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鞞謂鞞膝結謂約紐餘組三
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
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有
司之帶既禪亦以箴縲緝其側但繚禡之而已無別裨飾之
箴功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
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歛之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
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歛之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

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殺色戒切

鄭氏曰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鞞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園殺直目鞞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園殺公侯殺四角使之間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園其正上方變於君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上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氏曰園則前方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園不令方也殺則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雜記云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鞞會即上去五寸處以爵韋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下所去五寸紕所不至者純以素也鞞制大略如此正謂不衰也直而不衰謂之正上方而一尺下廣二尺天子直方之間登曰鞞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其所裁一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正裁而

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上處亦廣二尺人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一尺處盡其上端與諸侯同上下左右之兩邊各刻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刻其兩角而已故園士之下端裁至右端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寸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刻園二角益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六右一處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紕斜視其兩緣之交會處

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方氏曰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革帶故并言革帶之博焉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

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分合為一尺與鞞之上端同廣

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緼音温鞞音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鞞鞞之言亦蔽也尊祭服異其名爾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衡佩王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子曰上是玄端服之鞞此鞞異於上此據有孤之國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鞞祭服稱鞞異其名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齊疾私切還音旋中真仲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也玉比德焉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園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澄曰徵謂聲中林鍾為徵陰聲之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為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孔氏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趨之時以采齊之樂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之趨於趨之時以肆夏之樂為節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文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反行謂倒行假令從北向南折而東向也向北也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向南折而東向西向也揖俯也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仰也卻退遷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向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向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行搖動而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鸞在衡和在式此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異於乘車方氏曰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設其來尚矣右佩陰也而聲中

徵角左佩陽也而聲中官羽先右後左者體以右為尊也五
 聲之中獨無商者與周官之言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
 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
 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孔子
 云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是矣唯射樂偃旌於
 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周旋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圜前故中
 規折玉還則解其步疾而直直則有環佩後故中矩在車聞
 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後故中聲升車則有鸞和
 也夫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則陰精
 之所成陽主仁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陰主義鸞和出而在
 外之節也內存心以仁外制事以義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見和之為和曰和見鸞之為唱
 鸞以體言和
 以用言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

而爵鞞齊側皆切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此謂

世子也齊則結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
 左也齊則結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
 者齊服玄端孔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
 佩玉玉以表德也去之示無德也君在非朝處也君子無故
 玉不去身臣之對君備儀畫飾當恒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
 知非臣下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右設佩者謂設事
 佩木燧大觶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
 結木燧大觶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
 又屈上之也爵鞞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鞞為鞞同士禮以其齊故
 鞞謂諸侯而下皆以玄端齊而爵鞞為鞞同士禮以其齊故
 不用朱鞞素鞞也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事佩則左紛悅右玦捍之類先設事佩次加德佩則左
 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鄭氏以此為世子之禮蓋臣於君所
 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與世子之禮異也齊所以致精明之
 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
 敢聽樂乎儀禮陳服器有順有紓順則直紓則屈也方氏曰
 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
 君所承嘗不佩玉也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
 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
 德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

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示貌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所謂居在退朝之時也所謂朝在朝之時也退朝之所則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然猶結之則又別於群臣也齊則結佩而爵鞞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几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皆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珩下垂三道穿以纁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玟而緼組綬孔子

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純鄭讀為緼其音民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之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也緼赤黃色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似水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氏曰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之蒼而雜有文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璫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綦或云青黑色或云蒼艾色故為雜文也象環五寸法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璫其質也璫或作璫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其之佩謂之綬以大夫蒼白者德之雜世子赤黃者事之雜士純則朱者事也大夫蒼白者德之雜世子赤黃者事之雜士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方氏曰玄言其色組言其質綬言其用也下皆放此君無為而體道則純故色純者君也臣有為而用故事則雜故色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絕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

必以狄為上何也蓋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
 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內之二十七
 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
 可知陸氏曰禕衣當袞冕揄狄當驚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
 希冕禮衣當玄冕爵弁祿衣當皮弁宵衣當朝服玄端陳氏
 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
 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
 夫也則展衣士也祿衣既言士祿衣明婦命眠夫也言君命
 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關狄侯伯之夫人揄
 狄公之夫人禕衣鄭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關狄誤矣王制言
 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驚冕其妻揄狄可知也此言夫人
 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魯侯得
 用衮冕則夫人副禕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不侈則
 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侈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
 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
 服矣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
 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

尊於朝妻榮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畢獻繭
 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畢獻繭
 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云命於奠繭世婦以下女御亦
 然其它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
 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功於祭服然後從男子周氏曰必
 命於奠繭其意以爲有功於祭服然後從男子周氏曰必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孔氏曰
 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緇布為衣尚質
 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
 錦為總而束髮其飾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
 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
 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

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絢其俱切見賢遍切

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幼未即不帛襦袴是也鄭氏曰
 絢未拘之以行戒也衣服麻則以幼未不能勝經故也鄭氏曰

裘帛溫傷壯氣也。約履頭飾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總喪使役也。雖不當室而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親沒不髦五十不散送

散悉但切

鄭氏曰：不髦去為子之飾也。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馬氏曰：子生三月，剪髮為髦。及事父母，毋拂髦。故詩曰：兩髦大記。諸侯小歛，脫髦儀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為之，鬢及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一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沿八不髦與衣，純不致毀情也。不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喪。大記曰：五十不成人，於親沒之。成喪禮也。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以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周氏曰：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

右記天子以下

版飾制度之禮凡十節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

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守去聲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陝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孔氏曰：此以下，明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祗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士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若使上

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男者亦曰男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擯者告天子亦應云其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

夫曰外私適丁曆切孽音拏五葛五列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它國君下大夫自名於它國君曰外臣某孽當為拏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行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賓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已君稱名而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已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拏是樹生之餘公子曰臣孽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已君也

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使去聲實必刃切

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之類公士擯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往之也為賓謂作介也孔氏曰私人擯則稱名者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謂使公士作介也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之老無卿使陪臣隆敢展謝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卿使陪臣隆敢展謝之名者也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闈魚列切棖音層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氏曰。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闈。大夫之介。微遠於闈。故當棖與闈之間。士介。卑去闈遠。故拂棖。闈謂門之中央。所堅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君必中門。當棖。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闈之上。介在中央。方氏曰。殲于門之中者。闈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闈。則近中也。士介拂棖。則近旁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鄭氏曰。賓謂聘客也。不中門。避尊者所從也。闈。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闈。西棖闈之中。不履闈。謂足不踐履門限之上也。聘饗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闈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

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口及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雷如矢。并行剡剡起。履執龜玉舉。六刑曳踵。蹈蹈如也。圈舉遠切。又去阮切。豚土本切。足齊

音咨。剡以漸切。陸農師讀。圈四豚。並如字。圈屬上句。豚屬下句。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而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且正欲也。疏數。自若發。謂上履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之齊如水流也。孔子曰。或主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端直也。或為電。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孔氏曰。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尊者舒遲。故及尸步。遲狹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履頭恒起。手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履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迤搖動。故云手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

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
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順霽覆上疾趨之節
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顧如屋
雷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
貌急行欲速而身履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
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言舉足狹數縮縮如
也陸氏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
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而內豚俯其首豚行蓋言冕
行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澄按陸說
似優於註疏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
二者之異末言豚行端行弁
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

右記天子以下稱謂進趨之禮凡三節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容又則皆切邀音速

鄭氏曰齊邀謙貌邀猶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
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
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
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
温温恭人孔氏曰舒遲閑雅也雖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
齊邀齊謂齊齊邀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立
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燕居謂
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温温不欲嚴慄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如字濟子禮切齊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濟濟翔翔
莊敬貌孔氏曰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
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孔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
貌恭敬顏色温和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爾爾音田又如字

君沐醴皆梁也禪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
 理也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機謂
 酒也沐而飲酒曰襪進羞非庶羞爲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
 是羞邊羞豆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體
 虛補益氣也杆而脚踐履也草席出杆浴竟而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
 草席而用湯灑也澄曰記進襪以木爲之削茅類擲之而下謂
 足垢而用也醴則無是方氏曰杆以木爲之於用象擲之而下謂
 軟連之爲言續也不用湯謂用亦不升歌殺於沐也慶源輔氏洗
 足故曰連進飲而不進羞謂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慶源輔氏洗
 日用中事以除背垢履削席以洗足然則士浴衫不以人謂明衣
 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浴衫不以人謂明衣
 也晞身乃履履服之末進履
 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

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切觀

鄭氏曰書思對命也書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對君者
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王聲玉佩也私朝自



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氏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
按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
對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
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
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陸氏曰習容觀為有觀之者
習玉聲為有聽之者澄曰公所君之朝也宿謂前期一日也
沐浴而後齊戒記於君外寢之下者以補上人者玉聲佩居
寢之先必沐浴也觀示也容觀身容之示人者玉聲佩居
鏘鳴者既服下裳束帶設佩竟將出未出先自行動習
試其容觀與玉聲使人視之聽之必容觀合儀玉聲中節然
後出揖私朝而登車以適公朝也輝如謂昧爽之際
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右記卿大夫以下家居之禮凡三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趨
若命也必有執節授之者孔氏曰節以王為之君使使召臣
有二節時必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

一節臣故趨也官謂朝廷治事處在外謂其室及
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履在外遠故云車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願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

袷聽鄉任左齊音咨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凡者
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
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雷屋簷也身俯
故頭臨前垂願如屋雷垂拱者拱脊手也身俯則宜手脊而
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
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視尊者之象也
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
使也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君坐時侍者在右左耳近君是
以聽鄉任左為任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躡

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躡音獵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引而去者辟君之親
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
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汙席也
孔氏曰黨鄉之屬借以喻君之旁側所親也言臣侍君坐必
退就側旁別席若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
退命令與旁側之親黨同席則臣必謙卑引卻而去離君之
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
升足躡席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
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
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前坐就豆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
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
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履坐左
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切又西禮切言

鄭氏曰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說敬貌以
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言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說敬貌以

孔氏曰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
蓋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
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
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
爵而已洒如謂顏色肅敬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皇氏讀
言為閏義亦通禮已三爵言臣侍君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
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脫履堂下為敬故退
而跪取履起而遂巡隱辟以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
右足之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履

唯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凡尊必上玄酒唯饗野
人皆酒據於切

鄭氏曰面猶向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
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
於是言於玄酒不忘古也饗野人飲賤者不備禮也孔氏
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
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向尊也側謂旁側在賓
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

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
房戶之間是也若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注
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於今木舉上有四下無足斯亦
無足有似於於於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
德故唯酒而無水也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通
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為側又昏禮云則尊甒醴于房
中亦是無
玄酒曰側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
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

者

飯扶晚切下並同辯音遍
殮音孫執飯如字從去聲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
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刺

將食也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
巴食也殮勸食也君既食又飯殮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
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
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
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
示行臣禮為嘗食也嘗羞畢歡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也禮
食未殮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也若有嘗羞者此
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君使膳宰自
嘗羞故不得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
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命雖君已食已乃後食
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
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為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
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
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始也君未覆手不客悉皆如此故云
在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
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汗著之也殮謂用
飲澆飯於器中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汗著之也殮謂用
也君既食又飯殮者君食畢竟而君饌已徹則臣乃敢殮明先
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殮也君饌已徹則臣乃敢殮明先

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
處間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環謂手所持
者棄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熟和調是人核之所為故
先於君子而嘗之方氏曰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
核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舉所當食者以賅之爾瓜橫斷若
環上環以祭中以食所操者下也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
後君子而餞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
子而嘗焉朱子曰頭忖謂竟頭所切一環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鄭氏曰以其待已以及饌非禮也孔氏曰凡客將食與辭而
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歲次食
穀至肩乃飽而殮孔子不食肉
仍為殮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

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不敢輒乘服
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

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鄭氏
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
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
孔氏曰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於君所
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
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至也致諸地謂頭及手俱至地也再
輕但初賜至時則拜
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

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
於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孔氏曰大
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於君小臣
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答已也士則
外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又拜君之報諾也弗答拜
者君不答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
非酒肉之賜故再拜君賜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
而往拜之敵者相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

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之饋則論語云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慎於尊卑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扶杜凡以明不賤辨等列也昔魏公晉侯之朝周同賜以五穀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同食以百人之饋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周氏曰賜君子以德小人苟同日以均賜是冠履礪玉混淆也周氏曰賜君子以德小人苟同日以均賜其賢賜祿也以馭其庸賢不足爵庸不足祿而於賜與爵以馭之者思也同日者義也方氏曰王者之於賜與爵以馭為不足以馭其幸而已君子於賢庸為有餘故賜之小人於賢庸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異數則其賜與豈可同日哉或問方說賜與字如何澄曰不謂以物遺之非謂爵祿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

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

已也葷許云切茹音列去上聲造七報切為云偽切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饌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拜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茹菜茹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也孔氏曰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去茹有葷與桃也士之臣更以食獻又去葷唯餘桃爾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之義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熏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熏被不祥者敬心也方氏曰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形去葷唯桃不可去無貴賤一人也皆造於膳宰者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它臣若致金于貨具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贈從者之屬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孔氏曰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相近故受也澄曰舊本有慶非君賜不賀之下有有慶者二字鄭氏云此下絕亡非其句也而陸農師則云有慶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按鄭氏以為殘缺者是也巧為鑿說徒惑後學故今從鄭意刊之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

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孔氏曰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按儀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賓既無答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於尊者謂士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重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則士走辟之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

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它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詔所避先君之諱也凡祭祭群神不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孔氏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大夫之父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

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右記為臣之禮凡十二節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稱父事統於尊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孔氏曰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緩於走但急走往而不暇趨也方氏曰既命又曰呼者命之趨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家莫尊於父故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食在口則吐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齊才細切

孔氏曰方常也若啓一往甲則不得往乙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旦啓云云曰中還不得過中鄭氏曰易方為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復不易方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邪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也親病則致其憂故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澄曰疏節猶言大槩大率也鄭以為非至孝孔以疏簡之節孝心不篤義恐不然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之則稱親父愛之則稱親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

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圈屈木所為謂厄匝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孔氏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

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右記爲子之禮凡四節

開卷無
新收無
實在全

禮記

